

我不是異於常人的超級新人類

Olivia Darby十九歲時加入主業會。現年二十三歲的她在一間慈善教育機構內任職，專門幫助倫敦的弱勢兒童。

2008年5月13日

如果你是經由傳媒和達文西密碼認識主業會，那麼你很容易地會相信它是被一個心狠手辣、老謀深算、又獨攬大權和企圖統治全世界的什麼莫名其妙博士所管轄著的黑暗神祕派系。

我是主業會的會員，我跟你一起搭巴士，在街上與你擦身而過，我可能在超市裏就排在你後面，而你也可能會在酒吧請我喝杯飲料。我今年23歲，在一間慈善機構工作，喜愛烹飪、閱讀和沿著泰晤士河畔散步。我每天早上都要掙扎著從被窩中爬起來，而且我覺得要把所有東西都整理得有條不紊，比登天還難。異於常人嗎？我可不這麼認為。當我老弟問我是否被主業會洗腦了，我只能無奈地嘆口氣說：「我倒希望是！」最好主業會能揮一揮魔術棒來幫我整理一下我的房間吧！

我就身在這個世界中—也是你的世界—但你可能不會注意到，那個你每天上班路途中與你擦肩而過，數百人之中的我。我不是一位修女，也不住在地窖或象牙塔裏，主業會的會員與其他所有人一起並肩地生活着。

我想這可能會令人產生另一種不安的恐懼感—就是有一群你不怎麼了解的

人浸透在這個社會裏。我有兩個好理由，可以讓你因為這個想法而開懷大笑：第一個理由，我是自由的。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我從未受命去殺害任何異教徒。在四年前，我加入了主業會，我想如果我曾收到類似的暗示，或有人叫我如此去執行命令，我會1) 拒絕他們，謝謝不用再聯絡了2) 直接到醫院替他們掛號。第二個理由就是，在英國六千萬人中，大約有500位主業會的會員，而我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有超能力的！

啊！等一等，我可能漏了說最重要的一點：主業會的聖召是一個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成聖的召喚。而聖人必須仿效耶穌，他們要去愛人；聖人是每天都不斷努力嘗試去多愛天主一點的人（儘管他們未必每次能成功），而如此為之的結果，會使他們讓周遭人的生活過得更容易、更幸福些。

這道理如何套用在我身上呢？我每週服務180個弱勢兒童，我選擇這份工

作，因為我希望為他們的生命帶來正面的影響。但也許更重要的是，我試著把每個孩子都看作一個就像我一樣的個體，，不論他們是甚麼宗教背景，他們都同樣都是天主的孩子。但是，在服務那麼多孩子的情況下，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他們視為一個個的檔案號碼，就如同看統計數字般（總共有多少人數通過考試、今年未婚懷孕的人數為零……）。可是其實真正的重點，是要培養每個孩子的人格，幫助他們去認識自己、協助他們順利通過考試，好使他們能回饋社會，還有，為了能看到一個女孩因為幫助了一個年齡比她小的孩子，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而從臉上透露出的喜悅光采。

我的聖召，也意謂着要好好照顧我的朋友。不是當個有福同享、有難不同當的酒肉朋友；而是無論順境、逆境都在所不辭、患難與共的忠貞摯友，當然這也表示着我希望我的朋友們都能接近天主，因為我相信我們會因為

深愛著祂而得到滿足。但是，這並不等於我會強迫他們接受這些，我的男朋友就不是個天主教徒，我希望能與他分享我的信仰，可是，信仰是一份恩賜、一份禮物，是不能強加在某個人身上的，也因此我仍是一樣地愛他。

我的聖召也使我透過每天參與的彌撒聖祭、祈禱和犧牲與天主建立更深厚的關係。人們都會有些害怕“犧牲”這一點。但實際上，我們都會為所愛的人做點犧牲的：一直到某個人給了你他那最後一顆曼陀珠，你是不會知道他是愛著你的。此外，我們總是會為了其他次要的原因，做出很多犧牲，譬如說：穿尖頭細高跟鞋、擦蜜蠟脫毛膏，和那些長得讓你變得幾乎行動不便、甚麼事都做不了的長指甲（虛榮啊！虛榮啊！）。那些因為穿太尖太窄的高跟鞋而長出的水泡，怎麼能夠與為愛天主的緣故，而少放些鹽當作調味料、或準時起床的小犧牲相提並論呢？

我選擇了加入主業會。在我表示想加入的意願前，沒有任何人向我如此提議過。而至此之後，我便深深地堅信聖奧斯定所言：「主啊！我們的心得不到安寧，直至它只安息在您之內」。接納這個不知不覺地臨於我身上、這個在我還是青少年時，從未出現在我人生計劃中的聖召，帶給了我極大的平安。我不能拒絕它，不是因為有任何人逼迫我，而是因為當天主召叫你時，如果你拒絕了他，那並不會讓你快樂的。相信我—當我還是十九歲時，這並非是我想過我所要的—但我卻相當肯定這是正確、該做的事。正如我先前所言，我不是異於常人的超級新人類，所以如果我說加入主業會之後，這一路以來一直都是一帆風順、一切都易如反掌，那我便是撒了謊。不過，我也知道這一切永遠都是值得的。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wo-bu-shi-yi-yu-chang-ren-de-chao-ji-xin-ren-lei/> (2026年1月11日)